墨子閒詁

墨子閒詁卷六

瑞安孫詒讓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挩用之費三字王據下文及中篇補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使舊本作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德與得通下同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圉禦字通詳辭過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䱉不加者去之畢云芊䱉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

不加猶云無益洪云篇中言爲宮室甲盾五兵舟車芊組字凡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句證之芊鉏當是則止二字之譌則譌爲鮮止譌爲且傳寫者又割裂譌爲芊鮎俞云芊鉏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蒸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𪓐鮮且者鮮𪓐也說文黹部𪓐合五采鮮色從黹膚聲詩曰衣裳𪓐𪓐鮮色謂之𪓐故合而言之日鮮纊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𪓐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𪓐從膚聲膚從且聲故𪓐得以且爲之如犒文遺小篆作退或作組而詩漆衲篇土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案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紲纓芊鰮鮮組並鮮𪓐之異文又疑當爲華驪晏子春秋諫下篇云今君之服驪華不可以導眾又云聖人之服中從而不驪此鮒字从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變謂羊乃善說鮑乃但誤則誤仍爲从日又讀羊屬上爲句並謬蘇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

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鉏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車之五兵鄭眾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爵

篇云弓矢鬭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衞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衞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十五年范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揚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盾皆非也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畢云者舊作有以意改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䱷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䱷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舊無不字俞云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據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云多下當依上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

（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芊䱇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玩好以益爲衣裳五者故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蘇云若猶此也則不難下有脫文案審校文義似無挩文）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明吳寬鈔本作不敢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女子年十五（吳鈔本作二十諛）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證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王肅語本於此）此聖王之法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櫃公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本聖王之法與）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欲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

處家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以其
蚤與其晚相踐玉藻鄭注云踐當爲翦聲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
踐讀如籩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皃行列有比校之義案戴說未允後聖王之法十
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
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人益聖王之法二十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
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虞氏注易屯卦云字姙娠也下年字乃人字之誤此不惟使民蚤
處家惟吳鈔本作唯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此文未足必有挩字明鬼下篇有
云且不惟此爲然此且不下疑亦挩惟此爲三字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
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王引之云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實畝實
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
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惟毋吳鈔本作唯無
畢本毋改毌云毌同貫案畢校非也唯毋毋語詞說詳尚賢中篇久者終年速者數

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僾橐有讀爲又侵就未詳橐以舉火攻城之具見備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橐疑此僾亦當爲伏之譌畢云僾即侵字異文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畢云令當爲今藏云不猶非也聖人爲政特無此此字疑當重誤挩其一不聖人爲政其所以眾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據補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說文言部云謹愼也此蓋與信義近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吳鈔本作厭歿世而不卷

殺吳鈔本作殺世舊本作二十二字盧云二字疑當爲世今據正蘇云卷當爲倦詒讓案正字當作劵說文力部云劵勞也考工記輈人鄭注云劵今倦字也卷即劵之叚字

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 正長也詳親士篇

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 畢云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王云鞼即攷工記函鮑韗韋裘之韗非謂韋繡也輪車梓匠爲攻木之工陶爲摶埴之工冶爲攻金之工然則鞼匏即韗鮑爲攻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古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韗字或作鞼鞄之爲匏亦借字耳故攷工記又借作鮑案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韗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韋作韗又云鞄柔革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此段鞼鞄字爲之非儒篇有鮑函車匠字亦作鮑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續鞼即續之借字亦通

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 畢云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即用此義

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畢云芬字同岁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怪舊本作恢畢云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說文云恢大也亦通詒讓案作怪是也今據正恢篆文相近而譌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吳鈔本作趾案阯趾之叚字大戴禮記少閒篇韓非子十過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作趾高注云交趾南方之國荀子楊注引尸子及賈子新書並作阯案交阯卽今越南國北降幽都王云降字義不可通降當爲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豐象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案王校是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莊子在宥篇云堯流共工於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卽幽州也尚書作幽州北裔也東西至日所出入畢云謂暘谷昧谷詒讓案荀子王霸篇楊注引尸子云堯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

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通交趾賈誼新書脩政語上云堯撫交阯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小異

莫不賓服遠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

說文肉部云胾大臠也詩魯頌閟宮毛炰胾羹毛傳云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管子弟子職羹胾中別尹注云胾謂肉而細切案不重謂止一品不多重也

飯於土塯

飯舊本譌飲王云土塯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墫當爲瑠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執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瑠說文無埰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詒讓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簋索隱本簋作墻云如字一音鏤一作簋又敘傳云食土簋集解徐廣云一作擂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即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云舜飯乎土簋啜乎土型文並大同小異

啜於土形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

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顯云秦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刑詒讓案說文口部云啜嘗也形刑竝鉶之段字史記敘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刑所以盛羹也七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作啜土刑集解引如淳云土刑飯器之屬瓦器也李斯傳作鉶韓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久作型

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詒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料勺也勺部云勺挹取也此斗酌即料勺之段借字謂以料挹酒漿也

俛仰周旋威儀之禮畢云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

聖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有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

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緅非古字當爲纔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纔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

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諸加費

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狻獸暴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狻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狻蟲高注云狻蟲蟲之狻害者此狻獸與彼狻蟲義同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山疑當爲山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叚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於亓時雍亓即弁之隸變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爲甲衣之無齘則變也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從義之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王云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書制字或作與利相似而誤利足以將之則止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此舊爲上今據道藏本正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舊云上舊作止以意改舟楫不易津人不飾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左傳云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河冊戍律人得諸河上列子黃帝篇云律人操舟若神劉向列女傳辯通篇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 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 足以朽肉棺三寸 意林作三寸之柿說詳節葬下篇 足以朽骸 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戰國時相傳有是語不獨墨家言也

掘穴深不通於泉 意林不作則誤堀吳鈔本作掘下同畢云說文云堀兔窟也此窟字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堀字訓突也引詩曰蜉蝣堀閱段玉裁注本校改堀篆作堀而刪堀兒窟也一條最爲精審此堀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策云堀穴窮巷漢書鄒陽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顏注云堀與窟同 流不發洩則止 畢云流疑當爲氣據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作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 畢云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 逮夏 畢云逮舊作建

以改意下潤溼上熏烝熏道藏本吳鈔本作重誤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于吳鈔本作於戴云下有脫文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蠲潔詳尚同中篇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下疑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畢云說文云葬臧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

子之爲親度也畢云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尚同上篇云隱匿良道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若三務者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畢云舊脫爲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既畢云舊脫也字據上文增

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据下當爲卽詒讓案二字古通）行卽相反（卽吳鈔本作則）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卽相非行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傳道藏本吳鈔本並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己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穰與皆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計厚葬久喪奚當此

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云舊脫此字據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畢云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霸作伯仁者將興之天下將下當依俞校補求字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誰賈義不可通當爲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今本亦譌作誰可證置與賈亦形近而譌畢校一本作霸尤譌謬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與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興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俞校補求字是也餘並非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作治詒讓案唐人避諱改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 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正與上文仁者將興之天下句法正同 相廢而使人非之 相廢義難通相疑當爲措與廢義同書微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毋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今本作相形近而譌 終身勿爲 俞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案句末當依俞校補也字餘並非是 且故興天下之利 王云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案王說是也俞謂終身勿爲下舊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失之 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當作未之嘗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 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 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 毋語詞畢改毌非詳尚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 以爲事乎國家 蘇云雖字誤當從下文作唯案王說是也 此存乎王公大

人有喪者曰棺椁必重

畢云椁舊作槨以意改詒讓案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柏槨以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述喪禮作天子棺椁七重餘與荀子同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

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

文繡必繁

文繡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縫人鄭注云孝子既啟見柩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

丘隴必巨

說文土部云壟丘壟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冢也隴壟之段字淮南子說林訓云或謂冢或謂隴名異實同也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俗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存乎匹夫賤人死者

匹舊本譌作正畢云正同征王云畢說非也正當爲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爲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爲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正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匹本或作正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注正當爲匹字王說是也今據正

殆竭家室

莊子養生主釋

文引向秀云殆疲困也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云存乎 虛車府然後金
玉珠璣比乎身 比舊本譌北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正俞云車乃庫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
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淮南子齊俗訓云古
者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許注云綸絮也束縛也案節約與淮南書
節束義同 又必多爲屋幕 吳鈔本作幄幙案屋非攻中篇亦作幄幄俗字古止作屋詩大
雅抑尚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云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並以屋爲幄幙俗幕
字 鼎鼓几梃壺濫 梃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挺从手誤畢云梃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
壺濫高誘曰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取其冷也盧文弨云壺濫蓋器名高注似臆說呂覽愼勢篇云功
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梁履繩云周禮春始治鑑集韻鑑或從水案盧梁說是也 戈劍羽
旄齒革 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鑑轝馬衣被
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 寢而埋之 後文云挾而埋之挾王引之校改挾此寢
字疑亦挾字之誤 滿意 滿意義同說文心部云意滿也 若送從 此當從公孟篇作送死若

從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象從道也此挩死字送字誤箸若字之下從又誤衍遂不可通曰

天子殺殉畢云古只爲約詒讓案天子下疑當有諸侯二字眾者數百寡者

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將軍大夫即卿大夫詳尚同中篇眾者數十寡

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爾雅釋詁

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畢云言聲無次第翁義

未詳洪云畢讀作翁穰經句案翁字屬聲爲句聲翁當是聲嗌之稱說文嗌咽也籀文作𦤒與翁字形相

近案洪說是也縗經畢云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

文云經喪首戴也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禮喪服傳及士喪記云居倚廬寢苫

枕塊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苫編槀塊堛也釋文塊本又作凷案凷本字塊或體又

相率強不食而爲飢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

再不食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畢云當爲陬陋之訓陬隅言面瘦棱棱也

盧云玉篇有𡎝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𡎝詒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陬失色釋文云李云卑陬愧懼

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陬疑亦與陬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顏色黧黑黧黎之俗詳兼愛中篇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以此其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若猶此也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尚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竝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賢篇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案俞說是也但此處挩文尚不止此二字今未敢輒補五官六府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葢上王公大人指天子諸侯言此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卿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挩文遂以五官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者殷周侯國之制也史記

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五官行事尚子君臣篇云地廣民眾故分五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云設其參傅其伍鄭注云伍謂大夫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也蓋諸侯雖正三卿然亦備五官但其二小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治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為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亦非官府漢書食貨志說大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注謂即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等官若然天子有九府六府或亦諸侯制與

辟草

木畢云辟同闢草即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
出夜入畢云夜一本作晚耕稼樹藝說文丮部云埶穜也藝即埶之俗使百
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婦吳
鈔本作姻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畢云紝絍二字皆通細計
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蘇云之字衍俞云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絍字之誤而
衍者紝本作絍因誤為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贓玉篇貝部贓作郎切藏也是埋贓即埋藏也
贓賦相似因而致誤耳案俞以細為衍文是也而破賦為贓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為多埋賦財者也與下
文云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文例同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
成者畢云以同已扶而埋之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當為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
之也隷書挾字或作扶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挾字之誤廣雅釋詁抉穿也抉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
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突深抉也義並與抉相近案王說近是後得生者而久禁
之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而禁其從事耳非謂財

也畢先其義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
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畢云舊求以二字倒據後文改而既已不可
矣欲以眾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
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亦作唯唯無唯毋義同畢本並改
無爲毋非詳前吳鈔本喪下無者字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喪服經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說苑脩文篇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
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三年服也妻與後子死者孔廣森云後子者爲父後之子
卽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大子申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五皆
喪之三年畢云在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案喪服經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夫爲
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證此文足也彼叔向
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
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杜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
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只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
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

之喪孔廣森云襍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

畢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篇作其與此同喪服經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孽庶子也孽子卽衆子對前後子爲家嫡也

族人五月

喪服經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爲戚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正作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公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

姑姊甥舅皆有月數

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月舅甥相爲緦麻三月王云月數當爲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隱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

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畢云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負伏通左傳襄二年魏絳將伏劒孔疏云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亂以不可矣〔畢云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畢云不下舊有行字衍文〕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

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疑當作且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吳鈔本作淫僻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后卽謑詬之叚音說文言部謑恥也重文謨曰謑或從奊又曰詬謑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謑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奊詬奊卽謑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卽謑之省后卽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謑詬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誤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己也王引之云睘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而向己或轉而背己也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毋背己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

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環一云義同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畢云礪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城郭修吳鈔本作脩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耆讀曰嗜畢云之舊作者据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

者攻之畢云舊作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唯無舊本作惟毋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王云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

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王云惟與雖同降之罪厲之禍罰而

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也言罪厲與禍罰也之字古或訓爲與則豈不亦乃其

所哉乃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

禍固其宜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若改爲反其所則義不可通故古

聖王畢云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古者聖人詒讓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亦同制爲葬

埋之法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墨子所述或卽夏法與曰畢云初學記引作桐餘書

亦多作曰棺三寸棺上當有槨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釋文云棺用

難朽之木槨木易壞不墨爲棺故以爲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

寸衣衾三領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囊死爲之桐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制爲亘典則太儉矣檀

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注云爲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蓋

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足以

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畢云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說文耒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記同若然一耦之畎其廣一尺則三耦之畎其廣三尺也則止矣死則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王云久哭當爲久喪喪字從哭亾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喪見玉篇廣韻而傳寫脫去亾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不該備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畢云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蓺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

書鈔九十二引校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
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
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
引李巡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
單于五曰白屋

道死葬蛩山之陰

畢云蛩初學記引作輩一本亦作輩北堂書鈔後漢
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卯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
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
詒讓案後漢書趙咨傳注作堯葬邛之山水經瓠子
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敎八狄道死葬輩山
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
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
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皆小呂
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正義云
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擇縣西三里郭緣生
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

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
傳云穀惡木也禮天子棺用梓袍此
用穀尚儉畢云穀字从木

葛以緘之

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
云凡封用綷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
云成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
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又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
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尚儉也漢書楊王孫傳云

昔帝堯之葬也穀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

既犯而後哭

畢云犯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

滿埳無封

畢云古無埳字當爲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埳苦感切亦與坎同封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俞云上云既犯畢云犯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無之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之理不可適封仍當前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爲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

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

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大戎詒讓案爾雅釋地有七戎詩蓼蕭孔疏引李本爾雅云六戎在西方周禮職方氏又云五戎王制孔疏引李注云六戎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

道死葬南己之市

書鈔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崩於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而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梧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梧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

九疑之山此云子紀市九疑山下亦行紀邑按南己
實嘗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九
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跡志云衡渡老子水登巴
頌山南岡記大在此南是古巴岡因以名山是已王
云南己後漢書上符傳注引作南巴巴郎己之誤畢
以作巴者為是且云九疑古巴楚案並堂書鈔及初
學記禮部下引罪子疏作南己後漢書趙咨傳注及
太平御覽疏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
市卿所書南紀之市則己非說字也若是巴字則不
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
奉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爲古巴地以辜合
南巴則顓與上文西敎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案
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孫子又云辛嗚條
與此云葬南己並不相張困學紀嶷引薛季宣謂蒼
梧山在游州界近莒之紀城羅泌路史注又謂紀郎
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嗚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
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爲一實不可通近何秋壽又謂
周書王會篇正西根己郎此南己云紀市與根己聲
近盖郎一地尤肌說不足據劉廢稽瑞引墨子日舜
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與此不同疑誤以他書之
文改此書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畢云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葛以緘之
已葬而市人乘之淮南子齊俗訓云昔葬蒼梧市不變其肆
舜
禹東敎乎

九夷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王云鈔本北堂書鈔及初學記引此並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而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爲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爲是道死葬會稽之山稽瑞引墨子云禹葬會稽鳥爲之蓺疑此佚文史記夏本紀云或云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集解云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椁穿壙深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正義括地志云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今本越絕記地傳文與裴駟所引略同衣衾三領畢云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詒讓案周禮職方氏賈疏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爲棺椁多爲衣裘則葬有用衣者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詒讓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越絕書記地外傳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葦椁

桐棺葛以緘之緘當作緘說文糸部云緘束也引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即此

文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葛以編之段玉裁云編今墨子此可三見皆

作緘古蒸侵二部音轉最近也畢云太中御覽引緘作編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

合通之不埳道藏本吳鈔本通並作道土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

當爲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扭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探不通於泉皆

其證下毋及泉毋吳鈔本作無下同上毋通臭後漢青菹容傳往引作皆下不及泉

上無遺臭書鈔無作不餘並與李引同既葬收餘壤其上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九

章算備商功篇穿地四爲壤九爲堅三劉徽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

則當云爲其上壟詒讓案以上文校之壟不得屬上禹句畢說非壟若參耕之畝藝文

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郎本此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

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樟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畝郎其事也畢

云壟前漢書注作隴則止矣畢云則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若以此若三聖王

者觀之 此若若亦卽此此也詳尚賢上篇後同 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王云北堂書鈔引學記亦如是於義爲長 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 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卽大棺與屬下云革闠三操疑卽所謂水兕革棺被之也 革闠三操 畢云闠同鞼操同纀假音字案說文革部云鞼革繡也國語齊語鞼盾韋注云綴革有文如繢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操畢讀爲纀義亦難通疑當爲纀淮南子詮言訓高注云纀帀也纀操形近而誤 璧玉卽具 王云卽字文義不順部當爲既言璧玉既具而戈劍等物又皆其也 戈劍鼎鼓壺濫 並詳前 文繡素練

大鞅萬領說文革部云鞅頸靼也釋名釋車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案鞅爲馬數具
之一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誤又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與馬女樂皆具曰必捶
垛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爲埵說文云堅土也垛當爲垛說文玉篇無垛字言築垛陵堅諸陵案疑
當讀爲捶除內則鄭注云捶擣之也說文手部云擣一曰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垛除聲義亦通請除
道也差通壟雖凡山陵差通疑當作羨道周禮冢人鄭注云隧羨道也九章算術商功
篇云今有羨除劉注云羨除隧道也其所穿地上平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云羨墓
道也竊疑此當讀必捶垛羨道爲句即九章所謂羨除也壟雖凡山陵爲句大意蓋謂丘壟之高如山陵
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戴云疑當作雖凡山陵羨通爲壟脫爲字又倒其文耳案戴
校義仍不可通今不據改此爲轍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
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畢云鄉歸省文吾本
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畢云舊脫法字一本有用其謀句計厚葬
久喪請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畢本請改作誠云舊作諸一本

如此王云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尚同篇今天下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
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即誠字也墨子
書情請二字並與誠通說見尚同篇則仁也義也孝
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
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
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
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
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
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政正通下
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
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
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畢云

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詒讓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釋舍也子墨子

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習吳鈔本作事下同俞云義猶善也

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案義當讀為宜俞說

未塙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畢云彰舊作輆不成字据大平寰記引作

輆音苦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木新論作彰沐顧云世德堂本列子作木影宋本作沐詒讓案意

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輒沐博物志五引作駭沐宋本列子作輆沐注云又休道藏本殷

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輒休殷云休輒說文作耴諸涉切耳垂也休美也益僭耳之賴是也諸家本

作豚沫者誤耳案諸文外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九代云輆沐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本實作輆沐依殷

說則輆當作輒後魯問篇以食子為啖人國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噉人國在交阯西交阯鄙

南越而國名及方國並異未知孰是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

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顧云此列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

釋之云謂少也即盧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鮮析一聲之轉引析支亦作解支為證說較此為長蓋解鮮

析義逝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案此不必定爲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詒讓案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啖人云啖去聲本作炎後漢書亦作啖人國疑當從啖爲是詳魯問篇其親戚死親戚謂父母也詳兼愛下篇朽其肉而棄之畢云列子朽作㓢同太平廣記引作刳詒讓案御覽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刳列子釋文云㓢本作冎音寡剔肉也又音朽殷作冎蓋冎之譌說文冎部云冎剔人肉置其骨也新論作坼尤誤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畢云渠舊作采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鹽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詒讓案

渠吳鈔本作秉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渠下注云文康康與秉並渠之形誤周書王會篇云義渠以茲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

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

畢云燻即熏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詒讓案列子亦作燻則煙上謂之登遐新論作煙上燻天謂之昇霞博物志作勳之即煙上謂之登遐吕氏春秋義賞篇云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篇說同義渠在秦西亦氐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注云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釋文云假音遐漢書郊祀志云世有僊人登遐倒景顏注云遐亦遠也案依廣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遐為霞之段字非古義也

然後成為孝子

成為吳鈔本作謂之

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

畢云太平廣記引作云而未足為非也詒讓案博物志引有中國未足為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為異也

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

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舊本脫以字王據上文補則亦猶厚矣王云爾雅僖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吳鈔本無者字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地之深下無菹漏菹與沮通廣雅釋詁云沮溼也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畢云期會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畢云說文佴佽也佽便利案佴者佽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以致孝於親吳鈔本於作乎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卽請之譌請與誠通畢徑改爲誠

未達假借之指案王校是也顧說同今據正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永嘉王景羲校語續出

墨子閒詁卷七

瑞安孫詒讓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畢云廣雅云所凥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畢引廣雅所凥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然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且親戚兄弟所知識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父以戒子兄以戒弟共相儆戒畢云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

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日舊本作日畢校并上日字皆改爲日云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皆作日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日蓋述古語也言字即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日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者清也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蜡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其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

晏說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定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八字爲句上焉與於同義焉而猶言於而言於此晴
晏之日焉而得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爲衍文則尚
未得
其義
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
畢云
門當爲澗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閒
讀若閒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
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
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
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
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
幽門爲幽閒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澗
毋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讀閒爲
閑倘未得其義閒當讀爲閒隙之閒荀子王制篇云
無幽閒隱辟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云幽深
也閒
隔也
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
舊本
脫上
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
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
忽然不知以相儆
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
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

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舊本挩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吴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作義以意改顧云季本我曰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

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即也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即已而爲正有士正之也次即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即女心皆其證說文堊古文作聖亦其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作悠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沒下民次也悠亦作次可證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即卿大夫也詳尚同中篇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祖對不當作天之爲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

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畢云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戴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同戴云案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及所求二字及者字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於富且貴者於吳鈔本作欲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

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業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臺駘能業其官杜注釋爲纂業又疑當爲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詛楚文云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禮弓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方施天下畢云方猶旁或當爲旁字之壞詒讓案方旁古通皐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說文上部云旁溥也方施言施傳徧於天下也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依上文當作其得罰何以也此誤倒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道藏本吳鈔本詬作中詬鬼大戴禮記本命篇云誣鬼神者罪及二世則作誣義亦通畢云詬當有神字上下賊人賊舊本譌賊今依王校正說詳尚賢中篇故天意曰

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賤亦賊之誤此並承上文別相惡交相賊而言）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殁其世（殁吳鈔本作歿）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大戴禮記少閒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畢云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

百姓也此我下吳鈔本有之字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力相制義詳節葬下篇然義政將柰何哉畢云舊脫政字一本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中篇及兼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畢云非猶背行反此猶倖馳也畢云倖一本作偝詒讓案倖疑僢之誤玉篇人部云淮南子分流僢馳僢相背也與舛同今淮南子說山訓作舛及氾論訓高注云舛乖也偝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僢義亦同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

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

之為善政也（王云舊本脫兩為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為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今據補俞云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譱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為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為正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畢云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倜明知之（畢云倜當為碻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倜明當作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

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 畢云馴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 曰明哲維天 畢云舊作臨大以意改 君下土 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敖省作敖賣省作賣數省作款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爲出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 夫吳鈔本作于 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慎與順同上下文屢云順天意下同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當有意字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舊本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鍾會老子注云經護爲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潔吳鈔本作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興矣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𡨚二形今作怨同蘇云寃當讀如怨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

篇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毋語詞詳尚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舊本作寍今據吳鈔本改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愼亦讀為順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戴云子字衍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吳鈔本辟作譬畢云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為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畢云已同以今若

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竝無則字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祟也畢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已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道藏本吳鈔本作熟俗字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戾厲字通詳尚同中篇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愼

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 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舉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 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撽旁擊也但未詳撽遂之義俞云撽遂二字義不可通撽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撽傳寫誤合之爲撽邀而邀又誤爲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撽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髑髏撽以馬箠成玄英疏云撽打擊也依韓子撽鹿義推之疑當爲毆御之義遂或當爲逐之譌然下文云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則遂字又似非誤未能質定也

若豪之末 豪吳鈔本作毫下同畢云豪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

非天之所爲也 爲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當有莫字下同謂當從下文作爲俞云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

而民得而

利之則可謂否矣
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垕本從后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曰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
以字舊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碓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曆曆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辰也案王校是也詳非攻下篇
以昭道之
說文日部云昭明也
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靁蓋賈字之義賈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作賈爾雅隕降落也故曰賈降雪霜雨露
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

百事（畢云播布）以臨司民之善否（畢云司讀如伺俗从人）爲王公侯
伯（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作侯伯道藏本作諸侯審校文義一本較長今據正）使之賞賢
而罰暴（畢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本賢季本同案吳鈔本亦作賢）賊金木鳥
獸（賊當爲賦形近而誤言賦斂金木鳥獸而用之也）從事乎五穀麻絲（吳鈔本作
絲麻）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
人於此驩若愛其子（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竭力單務以
利之（蘇云單同殫案見七患篇）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蘇云當云其子長而
無報乎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畢云同舉）與今夫
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以吳鈔本作而）若豪之
末非天之所爲（非上亦當有無字畢云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
則可謂否矣（否亦當作后讀爲厚詳前）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
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吳鈔

本無君子二字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不上亦當有殺字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此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舊本脫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吳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畢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

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强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据下文亦然戴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作書於竹帛者後人據兼愛下篇刪之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吳鈔本槃作盤下同畢云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

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云據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卽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尚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為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自明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

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憯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憯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

誓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明莊逵吉云畢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部詩所謂會朝淸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矯爲誥字葢誓省爲折明卽隸古折字之譌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誓字作𣂔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文甘誓誓字作斯葢皆斯斯二字傳寫譌外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

曰紂越厥夷居

江聲云夷居倨嫚也說文尸部云居蹲也

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

祇舊本譌祗今據道藏本正

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

畢云此句非命上作無僇匪扁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僔則其字

之謁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
本故足據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勠力其
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近聲從毋僇
其務云僇讀爲戮力之勠言己有命不畏鬼神爲爲
勠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
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
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
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非命中篇書大誓爲孔傳云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
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非其慢心孔說非
墨子義天下畢云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無僇鼻務天下爲句云僇且也鼻當爲眉
案莊說難通不足據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
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
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譌謂今據吳鈔本正王校亦改得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畢云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
規辟人人當作之上文云倸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匠人之有

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量度吳鈔本到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爲上吳鈔本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

疑當作悳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善刑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塙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校正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

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
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畢云據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
案此所當從畢訓爲處所王說非詳上篇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
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
有疑當爲可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
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
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王引
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儆戒字之誤也上篇
相儆戒三字凡五見俞云極戒即儆戒也極通作亟
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竝曰極
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儆矣
亟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苟是
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
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

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正猶言正人詳上篇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爲恣王訓爲即似未塙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依上下文亦當作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祟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祟也疾病禍祟見中篇）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且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俞云此上脫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

而食之也 食謂享食其賦稅物產 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 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雩雩說文以爲籀文旁字旁與方通今文尚書多借旁爲方遠雱言遠方也詒讓案靈疑虛之誤北魏孝文帝祭比干文虛作靈南唐本業寺記作雲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家頌靈作霻二形並相似耕柱篇哥靈亦墟虛之誤與此正同 皆犓豢其牛羊犬犧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 譬吳鈔本作辟 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 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 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 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子文不避重復不得於此文獨省也 故愛越之人 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挩楚之人以下十字 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 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又曰不止

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作不祥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王引之云別讀為偏言天偏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偏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辯偏也史記樂書辯作辨集解一作徧別其證也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吳本三代之聖王作之三代聖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下之字吳鈔本無疑衍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

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戴云以法疑當作以為儀法脫二字耳以為儀法見下文也當為世之誤世名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處脫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僅存者戴說未塙今以此下文及尚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為民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即廢也之誤鐘鼎款識皆以灋為廢）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畢云舊脫知字據下文增）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畢云一本有鬼神天王字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玉篇云抎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業萬世詳上篇王云賁當為者隸書

者字或作諸見漢衛尉卿衡方碑陽令曹全碑興貢相似而誤不之廢術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尚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貢下交又衍之字則交不成義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以此知其
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
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
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政字通力正義詳明鬼
下篇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眾不
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
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
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
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
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畀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作天賊正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圜與不圜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道藏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今知氏大國之君（俞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並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然曰（俞云寬者下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案疑當作寬然曰者乃衍文寬當爲囂之借字聲義並與讙同說文㗊部云囂呼也讀若讙寬囂同从莧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囂然爭特攻國之論也俞說非）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蚤吳鈔本作爪非攻中下二篇並作爪）比列其舟車之卒（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卽比列）以攻罰無

罪之國罰當從非攻下篇作伐入其溝境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
此涉下文溝池而誤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史記樊酈滕灌
傳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以御其溝池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堙
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堙庳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
堙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堙其溝池湮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
作御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吳鈔本作牲民
之格者則勁拔之畢云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卽剄剄拔音同剄詒讓案勁拔疑勁殺
之誤非攻下篇云勁殺其萬民殺與拔篆文相近而誤不格者則係操而歸畢云
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爲纍卽孟子所謂係
累其子弟也纍誤爲吳後人因改爲操耳案王校是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係累猶縛結也丈夫
以爲僕圉丈舊誤大顧云當爲丈王引之宋翔鳳校並同今據正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
也周禮夏官鄭注云養馬曰圉畢云圉舊作圍以意改胥靡史記賈誼傳云傅說胥靡索隱引徐

廣云胥靡腐刑也音灼云
坐輕刑之名莊子庚系楚
刑徒人也崔譔云腐刑也
副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
鑄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
以錢連枷也案尙賢中篇
傳嚴郎史記所謂胥靡則
爲刑徒役作之謂崔說
酉作囚謀畢云名酒其
春槀叉說文云周云也
婦人爲酋之義酋酉聲
春槀義與王云畢以酋爲
酋釋酒也從酉水半見於
令注酒孰曰酋掾此則酒
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
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
坐男女沒入隸官爲奴其
士奇禮說曰酒人之奚多
爲之卽墨子所謂婦人以
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
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
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
春抗女奴能春與抗者抗
以春酋連文則酋卽抗之

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
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
苟子儒效篇揚注云背靡
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錄
相隨而服役之循今因徒
說傳說被褶帶索庸築乎
當欲婦人以爲春酋吳鈔本婦作頻
男子入于皋隸女子入于
禮有大酋掌酒宮也未詳
形相近說文云抒曰也亦
或春或酉之酉非也說文
上禮方大酋掌酒宮也月
官謂之酋者以其掌酒也
謂之酉矣周官酒人女酒
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
少才知以爲奚是其證惠
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
爲春酒也宋獮鳳云呂氏
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
言春酋者或爲春或爲酒
有女春抗二人鄭注云女
抒曰也說文酉或作抗此
陖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

不同王宋說非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
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
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有與又通下同發其綛
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綛字詒讓案綛吳鈔本作綛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綛處當作徙遽徙正字作徙隷變或作徙彳與系相似止與心相似遂譌作綛耳遽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遽來告韋注云徒步也遽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遽謂使人致賀於攻伐之國必起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綛當爲縱之譌縱隷古或作經右半形與忍相類縱又從之借字縱處即從遽亦遽使人饗賀爲饗當讀爲聘亯之亯周禮玉人鄭注云享獻也則夫好
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
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後子即嗣子詳節葬下篇必且欲順其先
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挩府字王據上文補視吾先君
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案美乃義

字之誤義卽古儀字法義卽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卽儀法當讀爲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並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作當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倒遂不可通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於字疑衍抯格人之子

女者乎

蘇云抯說文云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樝挌舉持也爾雅釋訓云格格舉也俞云抯字無義當爲衍文葢即垣字之誤而復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絫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墻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抯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抯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抯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案抯樝字通方言云抯樝取也南楚之閒凡取物構泥中謂之抯或謂之樝釋名釋姿容云樝叉也五指俱往叉取也俞說非

與角人之府庫

俞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內角隸書作負兩形相似而誤

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

王引之云蚤絫二字義不可通蚤絫當爲布喿隸書布字作布蚤字作蚤二形相似故布譌爲蚤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喿蓋繰之省字布繰卽布帛說文繰帛如紺色或曰深繒讀若喿繰喿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喿從參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繰今本作布繆而檀弓之布幕衞也繰幕魯也今本亦作繆幕其它從喿之字亦多變而從參隸書參字作絫與家相似因譌爲絫矣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爲宗亦以其字形之相似金玉布繰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

庫竊人之金玉布粟與踰人之欄牢欄吳鈔本作闌下同義詳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云牢閑也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作夫季本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道藏本吳鈔本下並有乎字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畢云舊脫之字據上文增與入人之場園毛詩豳風七月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之以為場竊人之桃李瓜薑者王引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畢云

据上格上當脫掴字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費我者費畢本並改責云舊作費下同以意改顧云費讀若治絲而棼之棼我當爲義案顧說是也棼亦與紛同尙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薰脂粉膏澤筩芬皇象本作費此以費爲棼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費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刪之字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畢云能少當爲少而据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苦王氏釋詞多嘗下增之甘二字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戴云政上當有爲字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字有脫

誤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通
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而非
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改文爲大則非是此
當作因以爲之義爲與謂通文卽之之譌言因以稱之曰義也此豈有異蕢白黑甘
苦之別者哉別辯聲近字通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畢云
之當爲志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卽志
字也案說詳中篇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俞云大夏卽大雅也雅夏
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
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本懷
下有而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毋字作不詒讓案
中篇引毋並作不與詩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義並詳中篇此誥文王
之以天志爲法也吳鈔本誥作告畢云誥字据上文當爲語詒讓案也字疑衍而

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